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考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顔崇溈

謄録監生臣余清標

春秋考卷三

宋 葉夢得 撰

統論

歸順辭也亦易辭也入逆辭也亦難辭也夫順則易逆則難其理固相因然亦有順而難者內有敵也亦有逆而易者內有主也順逆理也難易事也春秋雖各據其實書又有非其實而特書以見義者楚公子比入而靈

王縊于乾谿以弑其君虔書之此宜以逆而書入者也然比非實弑者以比入而靈王縊因加之弑謂之逆則不可也故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而不言入公羊曰此弑君者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弑立也歸無惡于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也此特書歸以見義者也齊公子陽生長而宜立陳乞迎而立之此宜以順而書歸者也然荼父命之而已以詐奪之謂之順則不可也故書齊陽生入于齊而不言歸穀梁曰陽

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此特書入而見義者也言春秋者能知此然後不以辭害意矣歸復歸入復入三家為例各不同最為牴牾左氏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曰歸易辭也又曰入者内弗受也又曰復者復中

國也歸者歸其所也又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又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惡曰入令于經蔡季蔡人名之于陳此國逆也而不書入衛侯朔入于衛此復其位也而不書復歸趙鞅歸于晉未嘗爲諸侯所納也而書歸則左氏例不可行矣衛侯歸而殺叔武不可謂歸無惡而書復歸欒盈不能防閑其母出奔不可謂出無惡而書復入許叔乘鄭亂而復入出入俱不見有惡而書入衛侯衎見逐于國人歸而與弑剽出入皆有惡而書歸則

公羊之例不可行矣惟穀梁不為定辭然謂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夫豈有歸而不復其中國者乎謂歸為善自某歸次之突之歸鄭安得為善而蔡季自陳何以見不如突則穀梁之例亦不可行矣大抵歸入不可以一辭定而復不復又君臣不可同辭而三家一之此所以不免終自相戾近世諸儒雖知其非而不能了惟劉原甫參取三家各别歸入為二義以逆順難易為辨而析君臣之位有可復不可復最為近經吾故取之

其不合者三則從變例也左氏歸入例最為牴牾不可用吾前言之矣而學者又不能盡了或疑之不可不究其說凡善為左氏附會者莫若杜氏也然二例杜氏委曲牽合尚不能一更為二三況後學乎且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杜氏成其說謂之國逆不知左氏之意通君臣言之乎止為君乎若曰逆而立之此止為君之辭則許叔入許齊小白入齊國人皆未嘗逆之也若曰通君臣則衛晋之入左氏自以為衛人逆公子晋于

邢蔡季之入左氏自以為蔡人名蔡季于陳然皆不書入也逆者不書入不逆者書入則何以為例乎杜氏注惟莒去疾入于莒曰國逆而立之齊陽生入于齊曰為陳乞所逆故書入與左氏合者二而已至于許叔入許則曰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于鄭突入櫟則曰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于衛朔入衛則曰朔諸侯所納以國逆為文朔以國逆告于小白入齊則曰二公子各有黨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衛侯入夷儀則曰自外入非

國逆之例夫辭一而或曰非國逆例或曰從國逆例或曰無義例或曰以國逆告則又何以為例乎三家之謬未有甚于此者其曰諸侯納之曰歸此亦但見自外有奉者皆書歸故云爾不知春秋書歸納不同諸侯納自正書納不書歸也以惡曰復入此亦但以魚石欒盈為說不知舍此二人如入于某以叛謂之惡而已乎惟復其位曰復歸一語差近然亦未嘗别其為君之辭此皆畧聞其意而不盡使誠知復其位為復歸則豈不知歸

之為無位亦迷之甚矣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鄭良霄自許入于鄭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五人皆得罪于國而出奔者也及其入也華亥向寧華定書以叛而二人不書叛至其死也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與殺君賊之辭一施之何也叛之為言自絶于其國而附于人者也至反而為辭則非止外附于人而已叛不足言也故此五人者其初皆繫國而曰入于晉入于鄭入于宋夫為吾臣而

以國見別所以外之也然華亥向寧華定之入從曰任鄭翩之謀卻華貙以名之將以外求于人而已華亥始奔向寧欲弒太子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寧亦不强則二人之志亦可見矣使極其惡不過為邾庶其莒牟夷而欒盈之入也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而乘公門欒樂死欒魴傷而後始適良霄之入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乃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擐國兵而向君所使幸而皆勝

則將何爲乎其異于齊無知衛州吁者無幾矣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春秋之法也此其所以不嫌與弑者同辭非特以其位絶不得以大夫見也

日食之説古今莫能爲定論厯家則主度數儒家則主災異二者不能並行爲度數則非災異爲災異則非度數厯家吾所不能知即其説而以理推之日月之行本異道月陰也其光常爲陽所勝故自朔而進去日漸遠則其光每增至望而正相對則無所掩故月于是盈自

望而進去日漸近則其光亦每減至晦而正相及則無不掩故月于是虧食者為其相掩日光不得見如月之旁死魄也周天之數三百六十五度有竒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有竒二十九日有餘一周天日月二道互相交錯月月一周半在日道裏半在日道表每月一會于辰次雖異道而體相值陽盛則月不能侵日故不食陰盛則月隨多寡而侵日故食惟春分之月朔日在角望月在婁婁角天道之中日月俱行中

道則體正相掩故謂之同道與冬至之月朔日在斗望月在井夏至之月朔日在井望月在斗井斗南北晝夜長短之極冬至月之極長可以掩日夏至不預焉故謂之相過梓愼以分至食乃體所當然故不爲災左氏載之然分至亦有食不食何常之有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氏言春秋未嘗不主周正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則春分也而以爲魯衛惡之何以亦爲災乎先儒固有知其非者矣此則其說自不能通故杜預亦云春

秋有頻月而食者有頻年不食者不得一一如筭以守常數此但書其變而不言其故也

三家言日食皆不能了而左氏尤疎故多無文至桓十七年見其有月朔而無日始發例言官失之葢謂見朔則日可推也夫既言日官底日豈有朔而不知其日知其日而不以告乎至有朔無日與有月無日日而俱不見朔則皆不為説葢不能辨也惟襄二十七年十二月有朔有日與桓同再發例言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

矣杜預從而以長歷推之遂遷經十二月為十一月以為自文十一年至襄二十七年應有二十六閏止見二十四閏以實再閏之失歷吾所不知夫經書十二月為三失閏而預為遷十一月以應再失閏為經誤是預寧改經而不違傳其附會益可見也古者官有世業周雖衰歷官未至如是之陋歷家之常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此非有甚難而不可知者安有文襄相去七十一年之間更二十六閏失而不悟者乎日官縱失亦必有與之

正者矣如杜預言斗指申為周之九月而經為十一月是以九月為十一月更差不已四閏之後四時寒暑遂更相易乎

日食有月日而無朔與有月而無日與朔吾以為日月行之差有月朔而無日吾以為史官之失葢春秋所記惟異耳既不以日月為例則非義之所在闕焉可也有日月而無朔者或日行疾月行遲而過朔也公羊謂之或失之前而穀梁以為食既謂食二日也或日行遲月

行疾而不及朔也公羊謂之或失之後穀梁以為夜食也二氏之言雖未必盡當要之比左氏為近經書月朔而無日則既當其朔不可謂之差殆史官失而不書以理推之未有終月不見甲子者若後有甲子則自可逆推其朔之日而春秋不書此正孔子闕所不知之意也吾以日食為天下記異而左氏昭二十一二十四年兩記梓慎之言皆區區欲以禍福求合天若是俄然可度哉二十一年七月食周之七月夏之五月也一陰始萌

梓慎謂至相過當食不為災而叔輒死則罪其哭日也二十四年食梓慎謂將水左氏言八月旱推之叔孫昭子之言以為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與梓慎正相反言不為災而反哭言水而反旱是二者皆無驗也然左氏言旱者亦非是接經雩而得雨則書雩是歲書八月大雩蓋未嘗旱也左氏欲附會昭子之言故益之言旱亦坐不通經云爾由是言之為天下記異而欲以一國之事緣類而求之者皆妄也

或謂昭七年四月朔食在豕韋之末降婁之初為魯衛之間士文伯以為魯衛當受其災大咎在衛君而魯當上卿已而衛襄公季武子連卒則日食豈皆為天下記異乎亦各繫其國也是不然瞽史之言正使其皆驗聖人且不道況不驗乎莊十八年三月食為夏正月日當在娵訾則衛分也文十五年六月食為夏四月日當在實沈則晉分也成十七年十二月食為夏十月日當在析木則燕分也襄十四年二月食為夏十二月日當在

之朅則齊分也以傳考是歳四國皆無災何魯衛獨然乎昭公以二國之驗而問士文伯對以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不可為常則是説雖士文伯自不能必也

吾言經不書月食以為常數而略之或者以為非是謂其夜事而不書也是不然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苟當記雖星不廢況于月乎

日食雖記異然其行既有度其合既有辰以為非數則

不可筭聖人不以為法爾將以求其過不及必先定其晦朔吾甞問之知歷者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自古不皆以周歷求其求而不得或以魯歷推之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其餘皆不可考是豈可以為正哉僖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二十四年三月己丑晦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成十八年正月甲申晦襄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此與周歷合者

也故左氏多記周齊晉事則周之所頒也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此與商歴魯歴合者也故左氏所記宋魯事與齊晉多不同則非周之所頒也僖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商魯歴皆先一日此楚人所赴楚歴也昭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宫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周商魯歴皆先

二日此衛人所赴衛歴也惟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五年三月辛亥朔三歴適合此非出于一法蓋偶然爾而昭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左氏書原與人逐原伯絞與周書歴皆差一日則非歴之過史官之誤也由是言之歴既不同晦朔且不得其正何暇論日食之當否哉故惟存而不論以為雖有數存乎其間而其盈縮遲速天道亦不得為無意則書以見其異者春秋之意也

日月之行異道月體本無光待日照而光故月之初生有旁死魄與既望而闕者皆日光之所不及光早照謂之弦光全照謂之望望為日光所全照反奪其光者謂之闇虛此歷家之說也每望必全照而有食不食者其行異道或不相接故惟交則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其食有上下者其行有高低其交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

正映其形故日光溢出而中食相揜疎者二體相遠日近而月遠自人望之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見而食既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一交非交則不侵犯吾不通歷學而求諸歷家說極于此故載之以正學者之所疑

日食既有常度可以數求然詩言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以為幽王之刺蓋雖有常度以其有食不食則食者為災也又

謂食于正陽之月為災正陽夏之四月純陽用事之時也此皆因其有常度而著為災不為災之辨要之陽者君道陽微而陰得乘之為君道之病故君子醜之而謂之凶爾此春秋書日食之意詩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言月食以陽勝陰乃所當微而常者則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亦以此而略之也日有食之此四言者其來久矣古者言必有法若曰日食雖常度而有食不食則不可一

于數而廢天道是有食之者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加緩辭以終之將以見天道深遠非度數所能測故春秋取焉而先儒乃以之為語辭非義所在其未之思也已

諸侯卒見經者九十五葬者七十皆不書會葬之人獨文葬晉襄公書公子遂如晉宣葬齊惠公書公孫歸父如齊昭葬滕成公書叔弓如滕葬晉平公書叔孫婼如晉葬宋平公書叔弓如宋葬者五凡葬皆以我往會為文也夫豈有會葬而不遣人者何獨記此五人乎據昭

三十年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晉人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則古者諸侯會葬蓋以大夫而此五人者皆卿故以為失禮而記之也始少姜卒游吉固往會矣梁丙張趯以為言游吉曰昔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共葬事由是言之諸侯以卿會葬蓋自晉文襄為之矣而此五人者正自葬晉襄公始則禮

之所由失也杜預引左氏記葬秦景公言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謂公子遂葬晉襄公不言禮秦景公言禮合先王士弔大夫葬之禮為左氏之微文得之矣然則凡葬而不書人者皆以大夫得禮而不書也左氏特于秦景公發之者葢秦自穆公以前未嘗與魯通至康公歸成風之襚具卒始來赴自是共公桓公皆赴于宣之世而魯皆未嘗往會葬至景公而後葬故因以著其禮而文襄之命以卿行者諸侯因亦未嘗行此所以魯見者

惟五而鄭游吉亦以無貳而見詰也

死而諡令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為士言也故于士冠禮言之謂自周以前士猶不列于爵故無諡周雖以士為爵而亦未有諡檀弓記縣賁父之誄以為士之有誄自此始誄者諡之辭也則以死而諡為令者孔子為魯莊公言之爾然則夏商大夫而上皆有諡乎未之聞也商之君言太甲帝乙仲丙仲壬之類雖君猶以甲乙第之而不言諡矣君且無諡則大夫而上可知矣蓋商

之質禮文猶未備故檀弓言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左氏亦言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之士冠禮之言雖本于士亦槩記古今質文之變是以先言天下無生而貴者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謂古惟立諸侯而不以官爵人則非止士而已後世以官爵人又從而加之謚則自周而然歟周官太史言小喪賜謚而小史言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則鄭氏解太史小喪賜謚指卿大夫而不及諸侯此誤以小史

之言為證也小史斥言卿大夫者謂讀誄不謂賜謚也益諸侯國自有史則小史但賜謚而不讀誄太史先言大喪遣之日讀誄大喪天子之喪也則小喪通諸侯以下言矣天子以太史讀誄卿大夫以小史讀誄諸侯自以其國之史讀誄以是為辨爾非謂賜謚不及諸侯也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相誄猶言自為誄而不出于天子由是言之天子之謚請于天諸侯之謚請于天子大夫之謚請

于諸侯此其節也左氏記楚共王將死命其臣使謚為
靈若厲子囊請謚之共遂謚曰共王鄭子家卒鄭人討
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之類則春秋之世諸侯謚未必皆請于天子然孔子槩
書而不辨者盖葬從主人雖欲辨而不可得也惟吳楚
以僭王則寧併廢其葬而不書爾
周人以諱事神葬而卒哭卒哭而後諱故卒哭宰夫執
木鐸以命于宮中曰舍故而諱新此謚所以必加于將

葬也若未賜謚則不諱矣始死而復升屋而號曰臯某復以未諱則不嫌也子蒲卒哭者呼滅滅子蒲之名也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此非謂其不能諱惡其亂復也然則諸侯始死而赴以名是在未諱之前猶以人道事之爾

春秋諸侯卒未有不書名者此乃先王之舊典其不書名者皆滕薛杞宿秦左氏不知此于滕侯卒發例曰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于杞子

卒發例曰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此皆見有書名不書名自以其意為之辭滕薛宿秦皆遠國小國也杞則用夷禮者也赴而不名小國不知禮欲尊其君而不知僭天子也而記禮者遂以君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執事而不名蓋未嘗以春秋考之也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非禮之言也古者始死升屋而號曰皐某復為其魂魄散而無不之也則名

而招之于天然後飯腥而苴熟此謂夫凡死者之言非天子之言也天子者一人也一人者雖鬼神不疑其貳也故天子之復不名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此春秋書天王崩諸侯書某侯某卒之辨也

王臣卒見于春秋者三尹氏也王子虎也劉卷也王子虎傳以為叔服王臣何以得外赴天子為赴之也天子則何為為大夫赴尹氏天王崩天子嘗使主我者也叔服僖公葬天子嘗使來會葬者也劉卷召陵盟天子嘗

使主會者也葢古者君臣之恩厚諸侯大夫死他國之君嘗與為好者其君必為之赴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所以重大夫也雖天子亦然曰吾與同體者也故有疾君問之無算及其死也三公六卿為之錫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又使喪祝掌事而斂飾棺至其葬也則命太史賜諡而易名小史讀其誄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以為其施之以禮者隆則其報之以忠者盡故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凡卒而赴

者必弔且葬禮之稱其情者也是故諸侯承赴亦必遣使弔而會葬又况吾天子之所重者乎此周之盛時以禮詔天下而周公之為也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凡禮行而不失其常者春秋不書也不幸廢其常而不行茍有行之春秋必書以見焉久矣天子不行禮于諸侯而適見于是三人此春秋所以記之也然何以有葬不葬葬之是也不葬棄禮經而慢天子也君子以是著隱與文之罪焉尹氏書卒自不礙其為春秋之義所謂道並

行而不相悖也也天子大夫以名氏見而不稱爵邑禮也故三人皆稱名氏劉卷獨得葬則定公之為也隱與文不能葬而定能葬意者定得國而不正其猶有畏于王歟天子寰內諸侯以爵者三曰公曰伯曰子召陵之盟卷嘗以子見大夫三世家臣得稱君通曰公與外諸侯等大夫而後得謚曰劉文公者主人之辭也

尹氏卒崔氏出奔皆舉氏以譏世卿此春秋之辭歟當時之辭歟以吾考之尹氏吉甫最顯于宣王之時然詩

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未嘗不舉其名也而節南山稱尹氏太師維周之氐此幽王之詩在吉甫前常武言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與吉甫同時皆不名則尹氏之族固廣矣不止一人詩人有舉其名者有舉其氏者豈當時賢者則正名非賢者則但記其族以見强歟以類而推人情不相遠則諸侯大夫以氏見者宜亦如此古之為禮篤于情而厚于義王臣與列國之大夫雖不許外交然嘗以君命為好則死與

奔王與其君必爲之告公羊以尹氏卒爲平王之喪嘗主我崔氏奔左氏謂有玉帛之使則告不然則否理宜有之也故大夫死赴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大夫遣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至其罪而殺亦告所以重殺大夫故衛告殺孔達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罪矣敢告然則尹氏崔氏當時固以其名氏告而春秋特去名見氏以示貶歟禮有國君不名卿老大夫死君不稱其名

者非此之謂盍赴告而不名則無以知其何人君子之言施之各有當也

左氏魯之史官而世其職或其子孫也古者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故因官以命氏傳初但記其為左氏而已不言為丘明也自司馬遷論春秋言魯君子左丘明惟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而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班固從而述之謂孔子思存前世之業以魯史官有法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以作春秋口授弟子

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其說本于司馬遷固以丘明為名則左為氏矣然遷復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按姓譜有左氏有左氏氏遷以左丘為氏則傳安得名左氏耶至劉歆附會論語以為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此則專門之家欲以辨求勝而非其實也據遷固自不知為史凡目之體謂左氏劉為此傳且言為魯史官非孔子弟子與孔子相與共成其書今春秋終

哀十四年而孔子卒傳終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十三年辭及韓魏知伯趙襄子之事而名魯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為經而續之知孔子者固不敢為是矣以年考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魯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趙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辭僅以哀公孫于越盡其一世之事為經終之及後事趙襄子為最遠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後襄子復幾何時豈有與孔子同時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為丘明自司馬

還失之也唐趙氏雖疑之而不能必其說今考其書雜見秦孝公以後事甚多以予觀之殆戰國周秦之間人無疑也

吾既言左氏非丘明不可不畢其說以破學者之惑葢有必不可誣而見之事者官之有庶長不更秦孝公之所名也祭之有臘以易蜡秦惠公之所名也飲之有酎禮之所無有而呂不韋月令之所名也今左氏記秦敗麻隧言獲不更女父乃見于成之十三年晉敗于櫟言

秦庶長師師乃見于襄之十一年虞公假道伐虢宫之奇言虞不臘乃見于僖之五年則安得遽先有是名乃見于襄之二十二年則安得遽先有是名乎哉曰古今制名沿習各有自未必創起于一時是或然矣然臘祭也飲酎君臣之盛禮也不應兆于數百年之前而不一見此三國之史所追書爾何以知之麻隧之敗春秋本不書但言伐秦而已此後之為晉史者增書以自誇之辭左氏狃其聞見皆信之而弗悟則左氏固出于秦孝

公惠公呂不韋之後矣非特此也陳敬仲入齊至田和篡齊去春秋九十餘年而記周史筮敬仲之辭曰子孫代陳有國必在姜姓見于莊之二十二年晉分列為諸侯去春秋終百餘年而記畢萬始筮仕之辭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見于閔之元年周亡實三十一世七百餘年而記成王定鼎郟鄏言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占者精于術數類非後世所能及然天人茫昧之際亦不應逆得其所代之姓氏所後之子孫與其存亡之年紀世次

若合符契如是者余意此乃周秦之間卜筮家者流欲自神其藝假前代之言著書以欺後世亦左氏好奇兼取而載之則左氏或出于周亡之後未可知周公卜洛不過言惟洛食而已使術數而果精則周公且知之矣若敬仲畢萬之事非卜筮家所記則亦田和以後魏史所追書者不然陳晉之史何為而記之乎

班固記左氏本出于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然漢初張蒼賈誼皆已傳左氏則其前自見于世矣太史公為

十二諸侯表序論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繁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該七十子之徒口授耳傳指為有所譏刺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

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至陸德明為經典釋文序遂授劉向别録以為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卿授荀卿卿授張蒼劉向别録世不復見不知其有無以太史公考之但言數子各著書爾不言其相授也今觀吳起雖學于曾子其行事絶不相類其書專以論兵尚不及司馬

法何知春秋乎虞卿書傳言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八篇者是也本以譏刺國家得失未有傳春秋而志揣摩者也荀卿書論春秋善胥命于蒲一事本出于公羊穀梁非左氏意亦固不出于左氏其說自與太史公相戾故趙氏以為出于近代欲尊孔子者之妄接左氏初無師張蒼賈誼但傳其書亦未必盡見其全至魯共王所得始備太史公從孔安國得諸侯世家多探其事以世本相參凡左氏所無者太史公亦多闕故吾疑左氏為魯

史官世守其職者春秋名史列國通用鐸椒處卿荀趙史太史公自不曉也漢初諸儒大抵皆云左氏不傳春秋雖力爲之主者亦無所附會故不得已而託之丘明以爲重至范升直以爲丘明師徒于傳又無其人可以見雖東漢盛行之時猶不能爲之辭賈逵至欲以讖緯合之而德明乃敢强論其所授固不待攻而自破也

學者多罪左氏以經從赴告而杜預解經有不通者復

多因其說委曲遷就甚有疑經以為誤者夫以經從赴告固非矣若謂皆不從赴告則經何由得其事乎經者約魯史而為者也史者承赴告而書者也諸國不赴告則魯史不得書魯史所不書則春秋不得載然赴告未必皆以實簒殺而立與大夫弑君而更立君者天下之大惡也必有加之辭而不自言者如左氏記楚麇齊陽生等實弑而以瘧疾赴者是也當時史官知其妄必亦考其實而後載之策古今人情不能相遠則事之是非

固已定于承告之初也設史官有傳聞之謬或懐私意為之損益孔子知之亦必有為之是正者若但據其文而不革則何用為經乎一國之史各以記其一國之事而已他國非來告與過我者皆不書理所宜然也其餘容有不暇告與有故不通而不來告者是亦告則書不告則不言也而左氏皆雜取他書參之雖魯史改葬惠公公子豫盟于翼京師來告饑之類皆以為實或以公弗臨或以非公命不書為義杜預釋京師饑亦以非王

命附上例三者是非固不可知然即其閒言翬與公子豫左氏同以為請師公不從而專行者也而經見翬伐鄭不見豫盟翼書翬而不書豫則何理乎春秋者別嫌明微定天下邪正將使亂臣賊子聞之而懼者也今十室之邑同罪異罰尚不足服其衆謂春秋為萬世法而為之其亦不足信矣由是言之三者皆非魯史左氏妄益之也推之他國可以類見吾故以為春秋從史史從赴告赴告之是非已定于初其有不實孔子必有以覈

之可正則正不可正則闕之而已故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凡左氏載事與經背者不可槩舉吾初以為理可妄推事不可妄為審無是事左氏安敢鑿為之說及反復考之然後知左氏之好誣真無所忌憚猶之六國辯士苟欲借古事以成其說雖牽其意為之不顧也經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據左氏言則鄭僖公為太子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及朝晉子豐欲愬于晉廢之子罕不可乃止至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入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是以臣弒君而經不顯其實也經書莒人弒其君買朱鉏據左氏言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率國人以攻莒子弒之是以子弒父而經不正其名也惡孰大于弒父與君經書云爾而左氏敢特異若據經言則子駟之事益全無有犂比之死亦不當以國人

首惡是可信乎或曰春秋初但據魯史赴告之辭爾二事各見于國史經成而後出左氏追附之者也此亦不然髡頑之弒諱而以瘧疾赴謂之非實可也犁比之弒初不言諱以莒人告既曰展輿率之則實矣罪狀昭然如是其明春秋豈以犁比之虐而後展輿之誅乎左氏載仲尼曰君子曰兩者不同君子即孔子似是其弟子所記或當時尊之者之傳然未必皆實或有所附會不可盡信如趙盾事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此語公羊穀梁不載今謂董狐書法不隱爲良史可也謂趙盾爲法受惡方加以弑君便進以良大夫固已不倫然猶云可也至于越竟乃免則于理爲大害夫春秋論實弑不實弑爾實弑者以法而正書弑非實弑者以義而加之弑今以盾非實弑責其不討賊而加之弑則自不當論免不免縱越竟而反不討賊亦當加弑矣若實弑者在國亦誅越竟亦誅無所逃于天地之閒尚何

以越竟為限乎此乃晉史盾之黨為盾辭而假之孔子
左氏不能辨也故其載董狐語略而不全公羊曰人弑
爾君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穀梁曰反不討賊則
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今非子而誰語三家略同
而左氏獨略去人弑爾君及志同志重之言直曰亡不
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若此即盾乃與聞乎弑者矣
安得更有為法受惡之事乎以是推之凡左氏稱仲尼
君子之言學者要當折之以經參之以理而後可信也

公羊穀梁二書漢初以來皆不見其正所從出自東漢讖緯之書行妖妄附會之徒始皆假託其言鄙俚不經之極而後世學者不能盡知其故猶以為惑故言孔子始作春秋以哀十四年獲麟之後因得血書端門之命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而成始于春終于秋因謂之春秋其說出于所傳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者大抵如此故又為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之論以子夏為春秋受學之宗公羊穀梁皆親受于

子夏以公羊為名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漢景帝時壽始傳其門人胡毋子都與董仲舒方著于竹帛者戴宏序云也以穀梁為名俶或曰赤傳孫卿卿傳申公申公傳江翁其後有榮廣漢宣帝時又傳蔡千秋者孝經說云也今見于西漢書者有胡毋生董仲舒榮廣其餘皆無聞又謂仲舒弟子眭孟嚴彭祖顏安樂陰豐劉向以次相授今西漢書惟見眭孟顏嚴劉向范甯記魏晉以後言穀梁者有尹更始糜

信江熙徐仲氏徐乾等十家今皆略見于其注所謂集解者信乎柳子厚言出汗牛馬入充棟宇者也然公羊書成于何休穀梁書聚于范甯其爲説雖多而大略可見讖緯之説未必起于董仲舒然再傳而爲眭孟則已全入于陰陽家者流仲舒固有以啓之矣不幸何休書行而後世卒不能奪范甯雖主穀梁知三家之皆不得正以爲傳以通經爲主傳有殊説不得不棄所滯擇善而從葢得之矣然亦謂春秋初成先王之道既宏麟感

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則亦范甯之言也是以楊士
勛澄鄭衆賈逵之徒謂春秋約以周禮修母致子故獨
得麟從隱至哀文武之道協喜瑞來臻嗚呼其言亦妖
矣立經之始尚不能正其本況其末乎故吾獨取左氏
傳序孔子自衛反魯作春秋至獲麟而終者以記禮者
之言考之奠楹之夢孔子自謂明王不作而天下孰能
宗予王者之事孔子蓋自任之矣此其為作春秋之意
庶幾乎其實而杜預適得之矣公羊穀梁先儒皆以為

子夏門人此固不可考漢初謂公羊為齊學葢其傳出于江公江公齊人謂穀梁為魯學葢其傳出于申公申公魯人令二書解經之體大抵皆相類而義亦多同其所從來者葢不遠皆深于左氏而穀梁所得為尤多故主穀梁者以魯學為正左氏自以其意為說而不能皆通意之所不及則不能言也故解經者無幾而最疎公羊穀梁孔門弟子而以次授經者也而未嘗見史不得其事之詳間有因經而得事者則著之其不得者不能

知也故解經之義有不與事合者不免相反左氏于隱公之始初亦若欲解經者鄭伯克段事為最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之類不書之例一年間七發又公子益師卒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亦欲以日月為例然其後不復皆爾間一見之而已以其不盡通故也則左氏不傳經于此可見矣公羊穀梁言作三軍或曰天子六師諸侯一軍或曰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皆

漫為之辭無所堅決葢不知三軍本末若此類甚多則
二氏不見史亦可見矣漢興公羊最先傳景帝時已立
博士穀梁至宣帝好之始列于學官而左氏雖傳于張
蒼賈誼久而不顯及王莽受禪而後盛則三家之盛衰
皆出于時君所尚本不以是非為斷也
漢興春秋始見于世者魯申公傳穀梁學于江公而董
仲舒為公羊公孫弘亦本出公羊相與論輯武帝遂尊
公羊以授戾太子而太子復私聞穀梁學而善之故宣

帝立復尊穀梁劉向蕭望之韋賢夏侯勝等相與左右穀梁學始盛行以今考之二學本不甚相遠同者十八九異者亦或更相竊取而附益之不知二傳當時何以各為專門如是其嚴乎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傳各十一卷而公羊別出外傳五十篇章句三十八篇雜説八十三篇顔氏記十一篇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三十九篇穀梁別出外傳二十篇章句三十三篇今所見者惟傳爾左氏但有發微二篇班固強謂魯史官以周

公禮文備物有法孔子與丘明觀史記據行事仍人道
作春秋丘明乃論本事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大
抵因緣太史云此東漢諸儒主左氏者之言也至何休
始為公羊作訓詁是時前諸書宜猶在休必擇其尤者
著之而其言多本讖緯為張三世新周故宋之論其盡
出于公羊本書不可知而其譎怪不經之端則吾嘗謂
董仲舒有以啓之矣甘忠可所作天官歷包元太平經
等益讖緯之始未必不自仲舒眭孟李尋等為之左氏

自劉歆後鄭興賈逵之徒相傳至西晉杜預遂盡集諸家以為注然預知為左氏而已委曲遷就不擇是非惟傳之從其有不合寧謂經誤不指傳過尚知有經乎惟范甯晚出致意于穀梁參取一時名士之言折衷其所未當不專溺其私亦時以斥穀梁之失指其學不廣識不明不能造其極也今不幸學者既亂于三家而何杜范又從而撓之況近世紛紛不知而作者乎何休作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公羊墨守而鄭氏又為箴膏肓起廢

疾發墨守箴膏肓世猶有全書起廢疾亦略于穀梁注見之惟發墨守無傳荀粗知經者觀其書可以自知其得失矣

漢宣帝既立穀梁學甘露中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公羊家多不見從乃復召許廣王亥議三十餘事蕭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學始興左氏本出孔子宅謂之古文而未及行但藏于秘府而已太史公書

所以時載左氏事益從孔安國受書併得之當時為左氏學者既以其多古字古言傳訓詁而已故劉歆詆諸儒亦以其謂左氏不傳經至劉歆乃始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以為章句由是言之西漢諸儒本不以左氏言經也東漢韓歆欲立左氏博士而范升言出于丘明師徒不祖孔子者豈得言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哉升奏左氏之失及太史公書違戾五經不可録者共四十五事陳元等謂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

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左氏因復得立則二書興廢但在其黨強弱爾賈逵從其父傳左氏條例二十一篇益出于劉歆如蔡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三十事以為君臣正義父子綱紀其餘同公羊者十七八或文簡小異不害大體為左氏深于君父公羊多任權變然區區所以求勝者乃以劉氏為堯後左氏獨有明文少昊代黃帝堯為火德亦左氏之言為合圖讖嗟夫孰謂春秋而鄙夫妖妄乃至是乎後世學者溺

其文不究其理至于今惑之無足怪也自范甯為穀梁合三家以論其失始有尊經之意至唐啖趙出而後三家始通為一惜乎其為集傳者不可得而見陸淳纂例出于趙氏趙氏發微出于啖氏自兩漢以來獨此三人道不終廢安知經廢千餘載之後乃有能見其端者乎三家解經蔽于所聞不知其誤而因以失之猶云可也葢有初無是事與是義妄臆取之者焉左始入經未知經書用兵不言使之例忽見隱四年書翬帥師公辭之

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書曰翬帥師以為不出公命而翬為之十年再見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猶未悟也復為之說以中丘之會為師期羽父先會益前見公會齊鄭後見翬會齊鄭而不見公以為不待公期而自往會也至莊書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遂不為義益自是卿將而師衆者皆書帥師不可人人皆專而非君命即置不論則前為翬之二事豈皆事實哉此不知其義而妄臆之事者也蔡平公廬卒世子有

之子朱立費無極取貨于隱太子之子東國而逐朱復立東國左氏云然經故書蔡侯朱出奔楚蔡君益有朱又有東國也穀梁傳之誤以朱為東不知其為二人也意東國而貶其名則曰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春秋豈有二名去其一字以為貶者哉此不知其事而妄為之義者也由是觀之以左氏為傳事而可據予則無其實而附益之有如翬者以穀梁為傳義而可

信乎則非其說而臆取之有如東者學者亦可以少警矣或曰三家既多牴牾則所載之事所釋之經類不可據乎曰不然去孔子久不幸不得親見若不求之先儒以考其從來是妄人也近世言經之獘類多屏傳注而私己見使己之學誠可與三家等其去之千餘載尚不若其近孔子傳之者多然三家猶且牴牾今固可無所傳而自謂得之乎孫氏盡屏三家及禮學一以經為主其為尊經則嚴矣然經所不見者何自而明而禮所不

可廢者將遂亂也歐陽氏排信傳之過以趙盾許止皆為實弒而不用傳其為信經則篤矣然弒即為弒殺即為殺春秋乃記事之書而義例安所寄也吾謂學者但當虛己以求其是而已耳深不流于鑿淺不流于俗博不溺于迂私不蔽于黨異不狃于竒高不縱于誕去此六者而真理自出其于三家先以可從之心求于義參之以事而不合焉然後棄而從事先以可信之心資于事考之以義而不通焉然後棄而從事乃為善學三家

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其論固當然以血流漂杵之事為證則孟子讀武成自亦不審且武成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漂杵之酷乃紂之黨自相屠戮豈武王所為乎乃知讀書之難孟子猶不免誤學者何可忽也

古者以子稱人皆事師之辭非特孔子然也論語載孔子諸弟子或以名或以字惟曾參有若則曰曾子有子學者謂二子皆嘗繼孔子為師以孟子考之有若之事固有證也公羊穀梁吾不知其所從受然其書穀梁閒

有稱尸子沈子公羊稱子沈子子北宮子子司馬子子女子魯子高子等必皆其所受學者也是其淵源皆出于孔子者耶抑各以其所聞而自相傳受者耶然而穀梁載尸子言初獻六羽曰始厲樂矣則非經意也而公羊載魯子言晉文公會温為温近而踐土遠故不言狩高子言逆婦女于齊為聚乎大夫故略之北宮子言晉執戎蠻子為辟伯晉而京師楚司馬子言齊人伐山戎為探之急子女子言齊仲孫為吾仲孫其去經意皆遠

甚則二氏其亦多門而莫知所從歟使數子皆出乎孔子或孔子門人必不如是駁矣由是觀之二氏不得見魯史不知事之實徒以義傳之以求合乎事其乖迕既如此左氏雖得見魯史而又以他國之書亂之妄自信其臆決而無所自則事義于三家皆不可盡據吾是以知非通經者不可以自擇乎其間也

春秋考卷三

春秋考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

古者謂人君即位之始年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歲之始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自堯舜以來見之矣元年之稱見于伊訓正月之稱見于舜典非春秋創爲之文也蓋君天下之道必慎其始一者數而已聖人不以一第之

而曰元曰正者所以愼其始也元者天運之見于氣者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倫元之大體蓋萬物莫不資焉雖天亦在其範圍之内若以事考之則散而爲亨與利貞之四德而獨居其先者也故元者善之長也而君子所以長人者必體乎仁仁者元之用也即位之始年謂之元年將示爲人上者必如天之元而後可以有其位也貞者四德之終易曰貞正也四德以貞爲本故曰事之幹也而君子體之貞固足以幹事蓋推

而上之天地之道以貞而觀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則夫天下之動非貞孰能一之乎夫以貞爲幹則枝葉自是而出者無不皆有所本聖人欲成元之善者固不可舍貞而正也春秋以堯舜之道示後世是以謹是二言而不敢有加損其舉王于二者之間則春秋之法也天子諸侯既合以其世即位則元年者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諸侯受命于天子必自正月始故協時月正日以爲之歷而頒天下使無不從我而一則正月者非諸侯之所

得與也春秋立法加王于正月之上曰王正月則王固不得不先正于上曰王之正月則諸侯固不得不禀其正于下而萬世之義盡矣三家初不盡明此左氏為周正月以别夏商其陋固不待言穀梁但以無事必舉正月爲謹始而不知書王之大法惟公羊以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爲大一統略得其意而未盡漢興公羊學首傳董仲舒爲之冠其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又曰春者

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以元爲大始在其爲正本也謂正爲承天始在其爲書王也至何休遂以公即位爲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于是爲五始之論蓋全本于讖緯上強取天之端而下附益以竟内之治此亦豈公羊之意哉公羊之意且不能知何暇議經吾以是知

治春秋之難也杜氏雖不祖公羊其言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亦未嘗以尚書考之也春秋之旨惟四時各加于首月以謹天道書王于正月之上以立王法二者乃爲新意四時各加于首月亦不可以春獨生義讀春秋者每以是六言觀之則深不爲穿鑿淺不爲疎略矣

左氏言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又娶于宋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杜預謂聲子者孟子之姪娣

柔孟原本訛作仲今據杜注改諸侯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此于禮無見獨公羊以爲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杜預之言或出于此則諸侯不得再娶矣魯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此姪娣得爲繼室之證也且姪娣雖得繼室攝治內事而不稱夫人今言繼室以聲子聲謚也如成風敬嬴之類則惠公蓋成其爲夫人矣既有夫人又何娶于宋乎惠公而既有再娶

則必不以聲子爲繼室死而又加之謚既以聲子爲繼室則必不更娶于宋二者不能並立則左氏謂惠公娶于宋者未可據也蓋仲子左氏不知爲惠公母而以爲桓公母故附會云爾然則桓公之母蓋聲子之次也惠公愛之欲以桓公奪隱公而以聲子爲繼室隱公又長故終不敢爾使諸侯得再娶而惠公娶于宋在聲子之後則仲子可名以嫡夫人桓公可名以嫡子矣又何難而不以奪隱公春秋亦何以與隱公之得立乎劉原甫

以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諸侯必再娶不然無主婦以元妃死而不立繼室也既有繼室攝治内事是亦主婦但不得名夫人爾又援武王生成王之年爲非嫡后所出必再娶亦不然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天下治邑姜在其間則武王有天下邑姜尚在也安知成王必邑姜所出而非庶長乎此皆未足以爲證若晉平公娶齊少姜而卒魯昭公欲弔之晉侯辭公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鄭游吉送葬曰嬖寵之喪不敢釋位而數于守嫡

其後齊復請繼室于晉則晉雖娶齊亦未敢以爲嫡夫人諸侯亦不以嫡夫人處之可以見當時之制則使惠公雖實當娶宋亦安得以爲嫡也仲子事吾固疑其非是而史記載惠公嫡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隱公隱公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桓公登宋女爲夫人以桓公爲太子及惠公卒爲桓公少故魯人共令隱公攝政乃全與左氏所載本末不同凡司馬遷所載春秋時事大抵皆近于左氏而魯世家于仲子

何爲獨不取于隱桓疑當時先秦故書又有爲此說者故遷用以爲正益知春秋事諸家所聞各異要以近經者爲得則穀梁之言爲有證也

杜預以聲子爲孟子之姪娣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内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則姪娣既媵媵即次妃而諸侯不得再娶也論考仲子之宫又云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故隱公成之爲立宫是許諸侯得再娶而

不得爲夫人也夫安有娶而不得爲夫人者乎且既以聲子爲繼室攝元妃治内事又再娶仲子則何以名之葢杜氏自不能了此前論參取公羊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之意相與附會後論仲子辭窮則又許其再娶忘其自相違戾至言姪娣爲媵亦非是媵于天子爲三夫人于諸侯爲二世婦本不同姪娣姪娣之制不盡見于後世而媵姪娣禮亦不詳吾固言之矣諸侯不得再娶于禮無正文葢出于公羊曾子問記孔子之言曰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謂主祭也以類推之諸侯若不得再娶則安得每有夫人乎吾固以爲攝矣禮昏義天子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當公卿大夫士之數而曲禮公侯但云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而不言數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兄之子也娣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故爲不再娶之論按天子后之媵三則三夫人是也三夫人各有姪娣三則九嬪是也合

三夫人九嬪是為十二由是等而下之其降殺以三諸侯夫人之媵二則為世婦者當二也夫人與世婦各有姪娣二則謂之妻者當六也合夫人與二世婦六妻是為九天子之后尊矣故不在十二女之數諸侯降于天子故夫人同為九女以婦職名之則天子曰后曰夫人曰嬪諸侯曰夫人曰世婦曰妻而通謂之非以配嫡以别兄子及弟言之則曰姪娣合言之則曰媵夫既以是為定制矣則周官九嬪不列其數以為有其人則充無

則闕由禮公侯夫人世婦妻妾不列數義亦同此無其人尚不得充而况過之乎若許之再娶則其爲媵姪娣有不可廢者是與其舊而兩之也豈正家遠色之道乎古者天子在喪則使冢宰攝君百官總已而聽之君猶可攝也若王有故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太宰攝之則謂之宰祭大祭祀王后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祼后夫人之職莫大于祭祀方其無恙天子猶且得使冢宰攝則后夫人死而以媵

攝之不亦可乎所謂攝者攝其職非攝其位猶冢宰之攝君者也以是而言則公羊之言爲有證矣春秋之時凡諸侯三夫人皆曰妃有元妃有二妃有下妃亦曰少妃故左氏稱惠公孟子爲元妃而記子叔姬妃齊昭公于邾文公見元妃二妃于陳哀公見元妃二妃下妃又謂鄭姚子爲少妃此三夫人之别也夫人稱元妃死則以二妃攝行其事皆曰繼室所謂繼室以聲子者也何知攝之二妃爲媵也據左氏言臧宣叔繼室以其姪媵

姪娣同爲九女則媵固得爲之矣是以同謂之繼室晉靈公卒晉人議立君趙孟以辰嬴班在九杜祁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班在四則諸侯九女之證也齊小白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凡九人而謂如夫人者六人則通三夫人爲九女之證也齊侯娶于魯曰顔懿姬無子姪鬷聲姬生光則夫人有姪娣之證也晉獻公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則世婦有姪娣之證也是先王之

遺制猶有可考者乃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又娶于陳曰厲嬀晉獻公娶于賈又娶二女于戎曰大戎狐姬小戎子則遺禮而再娶矣

隱公之事三家所載不同吾皆不敢以為然獨取于穀梁而不盡用其說者推經以為正也蓋左氏以隱為攝穀梁以隱為讓公羊以桓為嫡夫三名豈可以茍得哉古者君薨嗣子諒闇居廬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之攝攝者有君代之行事之名也故成王立幼未能臨位周

公抱之負斧扆以朝諸侯凡政令必稱王焉亦謂之攝

隱公既已南面稱君有其位者十一年國人諸侯皆稱

之公矣而桓未嘗有位也是烏得名攝哉左氏但以隱

嘗立桓爲太子而奉之夫太子與君不並見也正使如

左氏所言隱爲君而桓爲太子自不可言攝況其事未

必然乎則左氏謂攝者不可據矣讓者已所當得不自

有而推之與人之名也堯有天下而推之舜舜有天下

而推之禹謂之讓故周之有國泰伯不自有而推之仲

雍仲雍不自有而推之季歷泰伯終謝而去焉以授于文王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隱誠長而欲以與桓則去而逃之如吳泰伯可矣既已即位稱君號令征伐無不自已出而桓猶爲公子也是焉得名讓哉穀梁但謂不取爲公而將以讓桓遂以爲讓夫讓安可以探先君之志而特爲之哉其曰欲致國焉者徒爲之名而已則穀梁謂讓者不可據矣至公羊以桓爲幼而貴必以桓爲嫡其失與左氏同而謂將平國而反之

桓必以隱爲讓其失與穀梁同是三家皆未嘗者得其事之實而又不能以經斷也今吾出于千載之下亦安知桓之嫡與非嫡隱之當立桓與否哉徒見元年隱得書正月則知隱之正當立也自二年後終其身不書正月則知隱之欲致國于桓之非正也正而當立則不可以言攝欲致國之非正則無取乎讓惟穀梁所謂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心而遂以與桓爲成父之惡者此言爲近實則以立桓爲邪志者桓非

嫡也以與桓爲戎父之惡者隱非正也故善言春秋者不得于義則求于事故吾以晉侯執曹伯畀宋人者爲闕文不得于事則求于義故吾以桓非嫡而隱不當致國爲不正吾之于春秋亦如是而已矣三傳言隱公之事既不同其釋經亦意各異左氏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此但記隱之欲讓桓而已而不言經之予奪左氏不傳經宜其不能知公羊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

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詳二傳之意似爲惠公欲立桓而諸大夫與隱公恐桓幼不能爲國又恐已終辭而桓或爲他公子所奪故已不得已而攝君爾未論其讓惠公欲立桓而諸大夫立隱則已廢其君之命矣大夫廢君命而已從之雖曰爲桓已獨無廢父命以爲嫌乎尚何論正不正也惟穀梁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

惡也若爾隱之立乃受于惠公諸大夫與其攝皆無與焉以經意考之則穀梁之言爲近實蓋均非嫡也惠公以隱長且賢雖愛桓而不敢私隱乃爲讓以取禍是惠公授以正而隱承之以邪故二年以後終篇不書正月所以治隱而穀梁以爲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者惟能察事之實所以能盡經之義也公羊既以隱爲諸大夫所立于是創爲桓幼而貴隱長而卑之論而爲說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

貴也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何休從而言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吾考于禮皆無見不知何休何所據而又強謂隱桓母皆媵而桓母爲右媵此乃以意臆之以成公羊之說而已且立嫡以長不以賢猶可也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何理乎貴賤之辨爲嫡庶爾安有于媵姪娣之間又以左右爲貴賤者天子諸侯無適子其立庶子德鈞以年年鈞以卜

古之道也故周官大詢之禮三詢立君居其一未有不問賢否爲但以衆妾之左右爲先後者立嫡之不以長幼賢否此防爲自賢者以庶奪嫡非聖人之得已也若均庶子安得不先賢以聽國人之所與乎衛人立晉春秋尚許之況隱公受命于父吾以是推之不惟失經之意又以見三傳欲成其說而增損事實以相遷就者其弊不獨左氏爲然也

邾儀父魯附庸也附庸之名見于詩其制見于禮王制

孟子而不詳周官載邦國之法甚備而無附庸春秋有附庸之國而經不載其名學者多不能了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而附于諸侯曰附庸此其大略也孟子之言正同而周官大司徒職方氏乃言諸公之地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各食其三之一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各食其四之一鄭司農謂此衆附庸食者食其租稅餘者其附庸以屬天子積而數之雖男國

百里食四之一爲五十里故鄭氏謂與今五經家合自子而上皆過其正封之數康成謂皆封國正數附庸又居其外嫌王制與周官不合乃言商因夏爵三等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更立五等爵地猶用商制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始併其地廣之以合大司徒職方氏按武成言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孰謂商無子男至武王始立乎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之地方百里周公封于魯爲地方百里非不足而儉于百

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

在所益乎子産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由此觀之周固

未嘗有廣于百里之地百里之外皆僭有也而況五百

里正使如先鄭説兼附庸亦不應百里而倍者四附庸

反多于正封是五服之内附庸之國多五等之國少矣

康成必欲成其説故以開方之法積之又謂公無附庸

伯侯而下有附庸别為九同七同五同二同之制後言

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且旣曰諸侯牧正師長及有德者得有附庸矣而公獨以地廣不得有可乎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反謂于周法不得有其言自相錯謬殆不可曉吾以王制武成孟子子產爲證則周五等國至百里而止矣未之有加也若附庸則惟公得正有也皆因其閒田與諸侯有罪所削之地附之于其鄰有功德者賜之初不以爲常比詩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也至春秋之世王政不行無復有閒田地之賜而諸侯

以大幷小各以自廣無復限斷故孟子以爲取彼子産以爲侵小其存而曰附庸者皆先世之舊或奪人之國屬之以爲己有者也若司徒職方氏所言則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己而去籍者私自益其文爾蓋在孟子之時固已謂其詳不可聞况于後世乎開方之法不見于經大司徒言五百里而下五等之國初不言開方之積故二鄭自爲兩說至職方氏言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而下蓋開方之法然謂之四公六侯之類

則非實數也假千里之地言之以爲積其數者如是爾故康成亦以爲設法以待有功之言吾意大司徒言建邦國縣師言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者既開方之法後世因竊之則爲五百里而下五等之國豈別以益其文乎王制之書駁矣獨言封國之制與孟子合宜爲近正故其末槩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而其下列封方百里封方七十里封方五十里而無五百里五等之數此乃先王開方制地域之遺法所以相繼言名山大

川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于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附庸少而正封多亦近于人情尤可見大司徒職方氏所言妄無疑也蓋先王以五等諸侯兼附庸不積附庸以為五等諸侯康成不悟此乃以為諸侯有功則受公地自四百里而進附庸九同伯有功則受侯地自三百里而進附庸七同等漫然皆無所據夫謂有功而加地可矣豈必足其數而遞進之乎至于公之地五百里進則逼天子故復為公

無附庸之說左右遷就惟其意之所欲而歷世諸儒方守之而不敢易其不能辨周官之非亦無足怪矣

三代迭興五等諸侯非有大過誅滅皆因而不易孟子言周官滅國五十則非此五十國皆商之舊所謂附庸者亦包于其間矣其不能五十里或初封自不足其數或有罪而削之或弱而爲強大所侵皆不可知至周自積其閒田與削地所入以錫其諸侯者則疑各使其所附之國擇其臣之賢者或有功者而君之焉而于經無

見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杜氏以蕭爲宋附庸國而孔氏疏以爲蕭大夫大心平宋萬之亂宋桓公封叔于蕭爲附庸此或有之周官典命言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子男也先鄭謂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而無所據但因文以爲説爾説者以爲即附庸之君以吾考之其言是也孔子言顓臾在魯邦域之中爲社稷之臣此所謂附庸則大國皆得臣其附庸矣大宗伯六瑞等邦國至男執蒲璧而止繼言六摯等諸臣首

曰孤執皮帛大宗伯所謂諸臣即典命所謂五等之命之諸臣也今于子男之後列國諸臣之首冠之以眡小國之君臣而得眡君非附庸而何豈有均為五等之侯而其孤卿得與子男並者乎世子攝其君未誓于天子亦以皮帛繼子男世子有君道也誓于天子下其君之禮一等公之子得如侯伯執圭則未誓于天子繼子男得如附庸執皮帛亦宜矣蓋皆有君道者也故孤之禮每與子男世子為別不與卿大夫為別也儀禮大射鄉

射燕禮皆列諸公之位在卿大夫上而每與其君相先後鄭氏皆以爲公之孤卿吾以爲不然既曰公之孤卿矣不應更得稱公與其君同若以爲附庸如五等諸侯皆得稱公則不嫌于與其君同稱也

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于其國曰君于内自稱曰不穀于外自稱曰王老庻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于外曰子自稱曰孤玊藻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臣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其于嫡以下曰

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由是推之則孤蓋庶方小侯與小國之君也鄭氏釋庶方小侯爲戎狄子男君此亦未然所謂附庸之君者殆謂是歟蓋以服言之則在子男之下卿大夫之上以摯言之則諸侯之嫡子未誓于天子者同非人臣也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諸侯自稱曰不穀則附庸之君自稱曰孤亦宜矣故凶禮天子降名則稱不穀周王告子帶之亂曰不穀不德是也以天子而同諸侯者也諸侯降名則稱孤宋答魯弔大

水曰孤實不敬是也以諸侯而同附庸者也各下其一等以自貶損則孤之爲附庸無疑矣

吾既以公之孤爲附庸附庸惟公得有侯伯而下無預則二鄭所謂五等諸侯通有附庸者其説皆不可行然周之公國惟杞宋二王後雖周公猶爲侯國則春秋之世安得尚有附庸雜見于他國乎蓋典命所言成周治世之法也公之附庸公國所應有故謂公之孤而侯伯附庸必有功德者則賜不以爲常子男之國則小矣吾

疑其無附庸先王制禮其隆殺必有高下是以春秋附庸多見于齊魯晉三大國其他小國無聞所謂不能五十里者未必皆近五十里之數董仲舒繁露解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四等皆爲附庸而謂言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此雖不經見然春秋書邾儀父以字見郳犂來以名見介人以人見則其言固有證也王之大夫四命春秋以氏字見如仍叔榮叔之類則附庸四命亦當以國與字見儀父是已

而左氏曰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蓋謂公攝位而求盟夫國君而無爵未之有也既以無
爵故稱字而又以爲以字貴此其說自相戾穀梁曰邾
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亦非是既爲周臣矣安有至
于春秋而未受王爵者則何以爲國且謂父爲男子之
美稱此槩論父之爲義可也豈春秋以爲美而加之者
乎公羊曰勑子之君何以名字也何以稱字褒之也蓋
用其名不如字之例且春秋諸侯有善而與之者有也

必見于其辭未有舍其爵而言其字者況諸侯有不協而後盟本非是美事隱公初立而儀父來盟是有不信隱公者亦何足爲褒乎三傳皆不正邾爲魯附庸故求其舍爵稱字之義而不得強以求盟爲美是既失名字之例又因並失襃貶之道也

用兵言克通春秋特叚一見象曰以殺舜爲事及其即位于四凶則誅之于象則但置之有庳或曰放之或曰封之均于不殺也夫在羣臣則誅之在弟則恕之舜用

法豈有二哉四罪之亂天下者公也象之欲殺已者私也舜不以公義勝私恩則親親之道然也周公使管叔蔡叔監商管叔以流言挾武庚而叛召公不說文武之業幾墜矣周公以二伯自請于東征曰我之弗辟無以告先王三年而後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管叔之事非周公之所得私也然以王命討叛必待三年而後定者其猶有文告之辭威讓之令以待其服不服而後加之兵者歟殺非周公之得已也而區區猶錄蔡仲

以爲鄉士蔡叔卒而復邦之蔡不絶其後周公之不欲殺管叔亦致其爲親親者爾舜之封象周公之誅管叔或殺或不殺乃其心則一也鄭莊公克弟段則非是矣段之罪未至于殺也使莊公能于其漸絶之則巳矣夫必待惡積而不可揜然後始用兵焉豈以奪巳之惡而必不與之共國哉春秋所以特書一見也葢克之爲言終必至焉而已者也葬而書雨不克葬日下昃乃克葬見其必欲葬而後已也納而書師師弗克納見其可納

而不終納也然則克之爲言在我而已此春秋之義也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使榮叔來歸成風之含且賵二事正同成風特去天以貶王者成風僖公嘗致其爲夫人故也古者辨嫡庶之分甚嚴無以妾爲妻雖葵丘之盟猶以爲首僖公之罪天王所宜正也既不能正又歸其含賵後復會之葬是成其爲夫人也非王所以法天之道故不得不貶王仲子非夫人特賵人之妾爾其過薄于成風故不加之王而貶其使去爵邑

而見名此經重之序所當然也而劉氏獨不以仲子爲深責乃以宰爲氏謂王之下士而當以名見何劉氏詳于成風而略于仲子如此乎蓋迷于宰無去爵邑之道春秋之褒貶亦何常之有第以義次之云爾

凡天子諸侯使大夫求財物錫命盟聘納幣歸賵之事未有言不言使者以大夫近尊嫌于不能使也其不言使者非當喪未君既使非其道奪之而不言或制在大夫以見其非所使其義固各有當天子之下士諸侯之上

士以下一命之微者稱人皆不言使蓋一命不得以名見辭無所寄且士卑也不嫌于不能使故略之而王人子突救衛獨以字見人臣無褒王之道以子突稱字見也至于將則皆不言使或曰將在軍雖君命有所不受非與之專也以為師之所往勝敗繫焉非君之所得制義或然也至于內則皆不言使入內而出不疑于非君命故一以如見之蓋如之為言順也以順行則非自專可知矣惟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見臧之自為且以

責莊公之不能為國故變文以示之而陳侯使袁僑如會齊使國佐如師言使又言如者于使之中見其于會與師有順而從者故不嫌于並稱也

祭伯内諸侯也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王官之數九卿三孤在焉書稱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孤貳公弘化則亦必待得其人而後任之故周官三槐九棘有三公三孤之位而無其職六卿蓋六官之長皆以上大夫為之則在二十七大夫之内其爵

列為三等公曰公卿曰伯大夫曰子其見于經則周公祭公祭伯毛伯召伯劉子單子是也未有功德皆食采于王畿之内所謂内諸侯也有功德而出封于外則皆加一等大夫四命出封為子男則加五命公八命出封為上公則加九命所謂外諸侯也外諸侯之地公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故卿大夫食于畿内者公視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外諸侯世則父死子繼所以崇德報功内諸侯禄則父死子不得世其爵食其禄而

已卿有家故得臣其國人大夫未有家則不得臣其國人其稱曰主三世而後得臣焉此功德之辨而內外之分也其元士視附庸不及五十里則周官載師所謂近郊之地士田而王制言天子縣內開國之外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者也諸侯之卿大夫士則不得有邑以其國中之地制農田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至其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自是倍之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

卿三大夫禄小國之卿倍大夫禄君亦皆十其卿其餘皆貢于王與其國之用此先王盛時之制而春秋之際各自封其臣皆有邑楚既僭王諸臣皆曰公而封縣如魯之作三軍賦入于其私者邑又不足言矣

外夫人公子大夫卒不書内夫人公子大夫卒書或曰内魯非也卒之為言非記其死之謂記其禮之謂也古者大夫卒小斂大斂君皆預其服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疑衰雖士亦有服矣此卒之禮也公子而上亦然舉

是禮故書卒傳所謂得卒不得卒者也他國夫人太子大夫死雖來赴而無服則何卒之云乎君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太子曰寡君之適子死大夫赴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此列國相赴之辭也禮天子諸侯絶期非謂不為之服謂其尊無與抗則絶而皆臣之也故雖兄弟之親不得以屬通古者鄉飲酒之禮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蓋自上士而上已不與其父族

菑菑者施之鄉里不施之朝廷而况于君乎乃其親親之服則未之或改故齊王姬之卒莊公且為服大功則凡經書卒者非為記其死記其為之變也是以姑姊妹女子子皆在焉絕期者義也為之變者恩也乃兄弟之既仕于朝者以大夫之事言則大夫三命而後氏兄弟亦三命後氏稱公子絕期之義也以兄弟之事言則雖氏公子捨其氏而稱兄弟為之服之義也非直以責其為君者而已亦以責其為兄弟者所以厚天倫之愛也

故經凡大夫而以兄弟見者皆責其有不滿于兄弟者也則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之類是也亦有愛之而任以大夫之事以兄弟見者蓋以責其私于兄弟也則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類是也其以責其為兄弟者則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者是也

公子益師所謂三命之卿也故以名氏見先王之制天子六卿皆六命其大夫四命諸侯三卿公侯伯大國次國之卿皆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小國子男之卿

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周官典命之制也大夫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二卿當為三卿上脱一卿命于天子一句此禮王制之文也故有王命之卿有君命之卿命卿命于王故或謂之命卿或謂之亞卿或謂之少卿君命之卿雖出于其國然王既許之則非其私也王之上士三命以名氏見如劉夏石尚之類諸侯大國次國之命卿皆三命亦當視王之上士以名氏見則

公侯伯之臣凡書名氏者皆卿也王之中士再命以名見如實之類諸侯大國次國之命大夫與小國之命卿皆再命亦當視王之中士以名見則公侯伯子男之臣凡書名而不氏者皆其大夫與卿也王之下士無以稱皆曰人大國次國之士小國之大夫皆一命亦當視王與大夫也然以傳考之伯子男之臣凡書人者皆其士與大夫也然以傳考之春秋列國之臣未必皆命于王與其君如禮所言其命焉者亦未必皆如古制古者士

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自一命以上必以次進未有生而貴者故葵丘之盟曰官事無攝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以名氏見此次國之卿也然桓以三年娶文姜于是方十八年慶父審為文姜所出裁為庶子尚未及冠則未至于十五也翬先以名見後以公子見自大夫而次為卿也慶父先未嘗以名見一書而見名氏則未必以其次進也桓終身不朝王至莊公立而始錫命其臣固無得有受

王命者則未必命于王也三者皆無一得則他國凡見名氏者果皆如禮之云乎晉自文公以後皆以三軍將佐為卿文之八年士縠始與梁益耳為中軍將而二年垂隴之盟士縠已以名氏見則縠非晉之正卿也襄之三十年鄭良霄死始以公孫段為卿而二十九年城杞之役段已以名氏見則段非鄭之正卿也河曲之戰趙穿赴秦軍穿非將也而趙宣子曰秦獲一卿則蓋有非卿而從卿者矣鄭葬靈王上卿有事子展使以公孫段

往伯有以其官卑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則鄭蓋有非卿而攝卿者矣至于其數亦不可盡考即魯而言公子慶父公子結公子牙臧孫辰以四卿見莊公孫敖公子遂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叔彭生以五卿見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叔老叔弓仲孫速仲孫羯仲孫何忌臧孫紇以九卿見襄叔弓叔孫婼仲孫貜季孫意如公子慭叔輒叔詣仲孫何忌以八卿見昭雖其間不無死而代者然不應如是其多也晉禦秦師

趙盾荀林父郤缺臾駢欒盾胥甲皆在傳謂六卿相見于諸侯則晉蓋有六卿焉韓起聘鄭子齹子產子太叔子游子旗子柳皆從傳謂六卿皆餞于郊則鄭蓋有六卿焉非直六卿而已郤至獻楚捷于周而語伐單子謂至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晉又有八卿矣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等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鄭又有七卿矣由是言之諸侯之卿蓋無復先王之舊制春秋以為誅之則不可勝誅故不以其合禮與否例以

卿書之葢春秋之作有不加貶絶而如其事者有變以異文而為之義者是非之未審情偽之未辨將以别嫌明微則不可不示義其事為甚著其法為甚明不待辭而目見已舉其事而法不可逃故諸侯盟會征伐之序各從其次而未嘗易卿大夫命不命與多寡之數各從其所見而未嘗革如是而後可知其為綱紀文章者盡廢而亂之極也

公羊穀梁有據經而言義者有據事而言經者然時猶

不免有失其又有無事而鑿為之說以言經者則不知其何據以為事云爾耶則何不載之傳以為不見其事耶則何以為是說如無駭帥師入極之類春秋書入邑入國多矣但見其入之為罪爾此先書莒人入向公羊曰入者得而不居也穀梁曰入者内弗受也繼而書入極其辭與入向初無異而公羊曰疾始滅也穀梁曰滅同姓貶也且經不言滅極又未知極為何姓二氏安知入之為滅而極為同姓乎此蓋但見無駭不氏以為貶

故意其當然爾公羊又言此臧也其見入何內大惡諱也是知臧之無據故復出諱內大惡以實其言而穀梁亦言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若以此言為貶則當先施之入向何今方施之入極此亦欲重無駭之罪故移彼于此乃知不明大夫不氏之例遂縱橫廣為多辭以幸或中其實皆非有聞于經者也

親迎逆女本是二事兩禮不相干吾固言之矣親迎見于六禮而逆女不預蓋逆女非婚禮之正在他國則逆

在國中則不逆不可以為常也自公羊穀梁誤合為一
皆以經書逆女為譏不親迎故學者至今莫能辨凡經
言迎與逆皆以客主為别迎寒逆暑所主者陽也暑以
陽為主而我為客故言逆寒以我為主而陽為客故言
迎非止此也鄉飲酒言迎賓而祭言逆尸亦鄉飲酒以
我為主故也今女在他國以父母為主故言逆迎在吾
國以壻為主故言迎二名豈可亂哉推其失蓋自不知
讀禮之過也士昬禮昏既告期有日矣初昏父醮子而

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子諾而往迎既奠鴈于堂降出授婦綏御輪而先反此親迎之禮也非獨士為然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授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蓋天子諸侯無不皆然以其行之在初昏之時故謂之昏禮則親迎云者昏之

日事豈謂越竟而逆者乎以情度之凡娶于他國皆前期逆而至于國然後以其日迎爾是故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曾子問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子曰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

于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是皆一時之事非謂越境言也

其在詩東門之楊陳風刺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日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則亦非前期之所言也著齊風刺時不親迎曰俟我于著俟我于庭俟我于堂則亦非越境之所譏也知此則知逆之非迎也

公羊穀梁既誤逆女之說左氏初不為義但于祭公逆王后于紀曰禮也劉夏逆王后于齊曰卿不行非禮也文公逆婦姜于齊亦曰卿不行非禮也度左氏之意似

謂惟天子親迎非天子則不親迎故杜預為之說云天子不親迎使卿逆而公監之諸侯有故則使親逆或者以詩文王親迎于渭與孔子答哀公問合二姓之好為天地宗廟社稷主冕而親迎者謂雖天子亦親迎又言詩韓奕于蹶之里者為卿大夫親迎之證至唐趙氏始言天子無敵于天下女嫁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所謂為天地宗廟社稷主者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非為天子言也其說亦本于杜預

雖稍異于三氏而終不悟逆女非親迎是以妄意之而

卒莫得其正以吾考之昏禮有親迎特以見男下女之

義一事爾先生以禮治天下蓋有大于此者四時廵守

各止于方岳之下會諸侯而朝焉未有貶而下適于諸

侯之國者所以明其尊也諸侯各有宗廟社稷之主非

朝王不出竟相與盟會之事皆後世之末造亦未有舍

其位而之他國者所以一其尊也禮孰大于尊尊何至

昏禮而易之乎文王遷國于豐在渭水之涘渭水出鳥

鼠同穴豈其所經過渭非國也安知其必竟外而為逆女蹶父周卿士也韓奕本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因以及其娶妻之盛葢因覲而娶非為娶而逆也二詩皆不足為據學者求之禮而已

外臣盟會魯不預焉皆不書于經盟惟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一見會惟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一見謂來赴則書夫豈終十二公而外臣之為盟會者僅兩見乎葢皆以魯

故録之也紀子帛之事固以平莒怨得以字見褒矣而
扈之會蓋以謀納昭公也左氏知其事而不能言其義
公羊穀梁不知其事故皆略而不為説吾然後知三家
言經或知其事而不知其義或不知其事而併失其義
有如此者以傳考之昭公初出所依以為重者齊而已
齊既不能援而後始求于晉方會扈時公猶如齊未如
晉也始宋公既謀納公不果而卒于曲棘衛靈公復欲
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賂諸侯以納公故是

會樂祁犂北宫喜實尸之士鞅取賂意如辭二子而不果則安可不録乎惜乎祁犂喜不能伐鞅之謀抗之以大義乃與士鞅俱以名見不然無愧于紀子帛矣左氏復兼成周言之葢徒見前年天王入于成周夫成周之役在五年後而宋仲幾方以不即工見執焉在其為合謀乎大抵左氏不傳經而意臆之常為兩說以幸多中然于經不能無害學者所貴乎慎取也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大司馬九伐之法

也而三家皆莫能辨伐與侵之異吾獨有取于趙宣子之言所謂伐備鐘鼓為聲其罪侵襲密聲為懸事者其言為有證故鄭氏釋周禮謂伐者兵入其竟為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以詩考之皇矣言以伐崇墉伐既及墉則固至其城下矣而侵自阮疆侵以疆言是未入于國中也秦誓亦先言侵于之疆而後言取彼兇殘殺伐用張亦侵淺而伐深大抵罪大則伐罪小則侵伐者自主兵之國即問罪故鳴鐘

鼓侵者至其所侵之國然後問罪故不鳴鐘鼓或入國中或在國外各入其服之遲速爾學者不悟遂謂侵不用鐘鼓豈有為師而無鐘鼓者乎蓋不知此特興兵之初作不作之辨左氏之言自不能了也會伐會侵皆不言勝敗侵伐討罪之名也古者雖有征討之師諸侯有罪必以文告之辭威讓之令先焉若服而行成與賂而求免或有大國之援來救或不服而自還皆不至于戰而解自不得以勝敗言也惟不服而交兵志其後事則

不書侵伐而以戰見然後勝敗可見矣齊小白伐楚管仲問楚以包茅不入昭王南征不復為辭楚子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南征不復君其問諸水濵猶未盡服則次于陘至使屈完來盟而後退于召陵此復而免者也燕人出簡公齊侯將伐燕以納之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請許之遂為濡上之盟燕人于是歸瑤甕玉櫝斝耳而還此賂而免者也魚石入彭城楚子鄭

伯伐宋楚人侵宋以救彭城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台穀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乃還此救而免者也楚子為庸浦之役使公子貞伐吳于棠吳人不出公子貞以吳為不能而還此不終伐而自還者也若此之類甚多傳皆以為行成或取行成者平也必其不服故以戰請秦伯伐晉惠公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

猶吾憂也茍列定矣敢不承命于是為韓之役春秋不記秦伐而記晉戰齊伐魯北鄙遂以侵衛魯乞師于晉而從齊師于䓁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相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于是為鞌之役春秋不記魯伐而記魯戰是以勝敗得著焉圍亦不言勝敗者圍者不服而進逼之亦未至于戰也圍

而入之則書入圍而滅之則書滅不服而戰焉則書戰不然苟如伐而免者則亦圍而已矣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孔子以十世言之鄭人伐衛或曰此春秋所以目始伐也亦未必然隱桓之間凡用兵盟會伐圍多宋鄭齊衛魯五國為主而陳蔡以人從以禮考之二伯方伯皆得專征者也外諸侯稱嗣雖其先皆擇有功德者為之死而亦必傳其世衛人責宣公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是也自周召分陜而管蔡之討周公親焉則

周召者文武成王之二伯也康王立太保率四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時周公已死矣召公宜以次遷而畢公繼之則召公畢公者成康之二伯也管仲言召康公賜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則太公亦一老矣不知當何時其曰召康公賜之康公召公也宜與畢公相先後則太公亦成康之二伯也諸侯從桓王伐鄭左氏記虢公率陳人蔡人周公黑肩率衛入則虢公周公者桓王之二伯也成王封康叔而告之

曰孟侯孟侯猶元侯也則衛康叔為成王之方伯矣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錫晉文侯命則晉文侯為平王之方伯矣鄭從國于虢鄶之間桓王以武公莊公為卿士伐宋之役左氏以鄭伯為以王命討不庭則鄭武公莊公為桓王之方伯矣宋二王後爵為上公雖不知其得專征與否而陳人請宋伐鄭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疑亦為方伯者也略以是考之自周召畢公後齊嘗為二伯宋晉魯衛鄭皆嘗為方伯至春秋初相

去未遠則隱桓之間豈五國皆得承其先君之後而天子復命之為方伯者與至其微弱或不能自振而廢其職或有罪而天子絕之不可知故齊衛胥命于蒲以自管至齊桓始興而圖霸天子從而命之齊衰而宋襄圖霸不果晉重耳復繼之于是天下惟霸之從而二伯方伯皆不得盡行周禮所謂征伐自諸侯出者非以其不得專征也謂其不能如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不請于王而自行之此春秋所以譏也

春秋考卷四